

## 吃鱼的闲话

◎郭德诚(河南洛阳)

老家有句谚语,鸡吃骨头,鱼吃刺。也就是说,想吃鸡,别嫌骨头多,不划算;想吃鱼,别怕刺多,扎嘴。我喜欢吃鱼,不小心,也有被鱼刺卡住嗓子的时候,咽不下去,拔不出来,嗷嗷地干咳,那个罪,还真不好受。我喜欢吃鱼,但不懂鱼。这个鱼,那个鱼,在我眼里都一样,直到遇见了老邝,才算有了点认知。

那天吃饭,有一个煎鲫鱼。鱼都不大,一拃来长。老邝像猫一样,把鱼横噙在嘴里,用筷子夹着鱼头,像吹口琴似的,缓缓向一侧拉,鱼骨头,就像梳子似的,干干净净就出来了。当时就把我看傻了,说是出神入化,一点都不夸张。

老邝是养鱼专业户。他说这其实很简单,鱼刺分布是有规律的,掌握了,吃时就可以视而不见。他说得很轻松,跟庖丁解鱼似的,我却听得很木然。他说你怕扎,就别吃懒鱼,吃勤快鱼。我听到这话,比让鱼刺扎住更吃惊。鱼,还有这个分法?

他说你看鱼在水中,有时候会凌空跃起,那是借助肌间骨来完成的。鱼,游动的方式不同,会导致肌间骨的数量和形态不同。追求速度的鱼,游动时更多地依赖自身的肌肉,而不是肌间骨,久而久之,它们的肌肉变得紧实,肌间骨也越来越少,刺也越来越少。肉质,也就柔韧、筋道、耐嚼,如石斑鱼、金鲳鱼等多数海鱼。这是由它们生存空间、生存条件来决定的,速度,是生存的一种手段。有一些鱼,浅滩、小河都能生存,食性杂,整天悠闲地漂来游去,靠肌间骨摆动着身体,肉质自然也就疏松,刺也多,且呈复杂的树状,吃着就麻烦,如草鱼、鲢鱼、鲤鱼等。

鱼越懒,刺越多,还真有意思,细想,这也很有道理。不知怎么,我又突然想到了:无事生非。是不是同理呢?哑然失笑。

听老邝这么一说,想想,平常海鱼我吃的不多,印象里,像平常的带鱼、扒皮鱼,刺确实少,而且也不乱,肉也瓷实,但海味重些;河鱼,刺多、也乱,但更鲜些、嫩些。真是隔行如隔山,鱼,吃了这么多年,不知里面还藏着这么大的学问,真是脑洞大开。

自听了老邝的这番高论,再去买鱼,我就在想:是吃勤快鱼,还是吃懒鱼?刺少的,海味重些,但筋道,不麻烦;刺多的,麻烦,但味儿也鲜些、嫩些。海鱼,可大快朵颐;吃河豚,不也是拼死追求吗?心里就瞎嘀咕。

想想,也很好笑。平日常去买菜,有这么复杂吗?还不是看着好、便宜,就买了,至于是懒的,还是勤快的,那都是做熟以后的事儿,这不是无事生非吗?转一想,以前是不知道,还好说,现在知道了,再不考虑食用对象,卡住小孩子的嗓子,是不是也是一种懒惰呢?

再看到浅浅的水池里,鱼儿们悠闲地摆着尾巴,时不时吐着泡,好像在聊天,我就禁不住地想,这是悠然自得,还是懒惰成性呢?不追求速度,就一定懒吗,就不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?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我不是鱼,还真想不明白。

生活,有这样复杂吗?也许有,也许没有。我这么瞎琢磨,是没事生非呢,还是在“思想”呢?我也说不清楚。

## 冬日遐想

◎汤雪峰(河南平顶山)

大寒已过,阳光依然晴和,在散落一地碎金时,也把几丝清冷抛掷而下。正午时分,原本清冷的空气竟蕴了几丝温热,如被艰辛压弯了背的老妇,常面含愁苦,忽而从悲苦的日子里抬首,有亲手养大的儿孙站于面前时,她脸上敷着的淡淡清喜。只薄薄的一层,像初雪,像霜白,犹疑着,徘徊着。

借着几分清喜的热度,那画面就入了我的眼,暖了我的心。一只肤白细嫩的手上,捏着一块褐色糕饼,约是太过用力,一些碎屑忍不住掉下来,沾在小心翼翼地捏着它们的手指和指甲上。那几块指甲与皮肤结合的部位,我看清楚了,有几道细细的裂痕。目光沿着手继续上移时,就有一张青春的脸映过来,肤白而瘦削,目澄如湖水。身着青色外套,蹲在一堆快递包裹中,如一只趴在地上觅食的羔羊,时而抬头,时而在地上搜寻,还不停地点一下头。前额的黑发有几分凌乱,有几根还直竖着,它们原本是服帖的,守着统一的契约,保护着那白皙的前额不受风雨侵犯。那几根直竖的黑发,经过暖阳过滤,竟闪着光泽。又如一小撮异类,宣判着青春的不羁和跃动。

他嘴里慢慢嚼着东西,面前一堆小山样的纸箱上躺着的袋子里,隐隐透出棕色糕饼的一角。看糕饼的纹理,是单位食堂自制的糕点,单位门口的小摊常有出售。他大约借饼思亲。我猜想是,更想当然地赋予这块糕饼一种要义。他蹲在地上,眼睛里含着笑意,这画面,总令我念起一词:拙朴。

继续淡淡地行走。面前,又有几缕疾驰的影子划过。他们身上统一的那抹黄在提醒路人,他们需要这份急迫的飞奔,他们家里的孩子需要,生病的老母需要。急迫飞奔的背后,有无数双

眼睛在渴望,在等待。

这缕黄色的影子,像一条线,牵起将数载光阴抛掷南方的小弟。那年,在尝试数种创业不成后,他辗转成了快递小哥。白日,阳光下于人群里奔波;夜晚,借一束微光眷顾,核对、整理。凌晨一点,他才拖着疲惫,伴着同样疲倦的星辰,回到出租屋歇息。阳光明媚时,我送出温馨的祝福;风荡雨摇时,我默默祈祷。那个夏天,一颗揪着的心,从未放下。一个狂风疾驰、大雨如注的下午,一位弓背蹬车的年轻小哥从眼前掠过,我心一紧,南边霓虹飞泻的某个街边,小弟是否也正挣扎在风雨里,讨要他梦想的生活?

此刻温热的阳光下,小弟在干嘛?在光线黯淡、装修简朴的餐厅吃一顿简餐;在鲜花簇拥、人潮涌动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走;抑或,懒懒地倚在窗前,品一杯热茶,看天边那朵微微发光的白云恣意地舒卷;或者在视频里看到孩子长长的头发溜到脑门,“又长长了?让你奶奶带去修剪!”……这些适合这样散漫的冬日正午。

我不确定,小弟是否正在某个罗马风格的广场上,逢着一些衣着光鲜的男男女女,拦住他们:“先生,要不要看看这个?在这里贷款有优惠的……”小心翼翼的询问里,含着几分拘谨和羞涩;抑或自某个街角小店放下刚刚用过的纸杯、快餐盒,匆忙穿行于鲜花簇拥的街道。被高楼大厦切割成几何形状的廊道里,一阵微风漾起,吹散了他额前的那缕短发,和夹杂的几根刺眼的白发。他似乎没有工夫觉察阳光的抚摸,只目光笃定,步履清晰而有力地踩在异乡的大街上,但愿,正午的阳光没有灼热他惯常仰起的脸。

抬头,望天边云白影稀;低首,黄叶蝶翩,连带的风声簌簌自脚底漾起。几只宽大的脚掌漫过

来,那些闪过的影子,里,有一双特别清晰,五彩线编织的鞋面,钩针织出的纹理,透着质朴与醇厚。

被一团毛线包裹的那双脚,毛茸茸的,冬阳下散着温暖;细致的纹理里,藏着一个人的欢喜。无疑,享用这温暖的那双脚是幸福的,织鞋子的那个人,亦是幸福的。或许,某个月明星稀的夜晚,一栋农家小院里,一抹橘光在抛下无数条光线时,亦把无数个温暖的小星星给了它的主人——她,孤倚灯下,一针一针地编织着鞋子,随着钩针的来去,把思念也一点点融入。夜深了,一阵风拂起她的长发,她抬起放低太久的脖颈,用手轻轻揉着,一抹微笑自嘴角扬起……

我亦微笑着,似被明月下那双目点燃。再次回首时,那双浮着一层淡淡白灰的双脚在阳光下闪着眼……那白和他们衣服上的一样,散发着装修的刺鼻味儿。他们身后不远处那典雅的楼群——本市最昂贵的小区,新近交工,他们就从那里出来。我的居所与那楼群一路之隔,见过他们很多次。夏日,骄阳流淌的一把把大伞下,包容了他们汗湿的身影;一只只餐盒从一双皱纹密布的手掌里,被移送至另一双手里,那双手刚刚与粗硬的钢筋水泥较量过,也许还带着被尖硬的钢筋刺伤的疼痛,被粗砺的水泥摩擦的麻木……此刻,他们短暂的歇息之后,将继续与钢筋水泥较量。

都市里的挣扎,像极了金戈铁马的拼杀,只是,时间的迁移,使得意义各异,扬起的尘沙里,也似乎潜藏着百味千滋。

